

弘道終



弘道錄

府五

君臣之義

康王之誥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

布乘黃朱寶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

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太保暨芮

伯咸進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

惟周文武誕受美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

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

○ 執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王若曰庶邦

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

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命于天下則亦有

能罷之士不二心之臣保又王宋今予一二

伯父尚胥既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三雖

爾身在外乃心同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

遺鞠子羞

錄曰先儒以張皇六師似導王尚武者又

曰守成之世多溺宴安而無立志皆非也

國之大事在祀典戎康王受顧命之時太

保奉同三祭三宅此時出厥門以俟非有異日也而首及於張皇六師正以見國之大事此今文合於顧命良以此也其答拜稱名皆是未踰年之事故曰義嗣德非謂預見先憂於未然說之過矣

君臣王若曰君陳惟爾今德孝恭惟孝友于

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我昔周公

師保萬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

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我聞曰至治馨香感

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

○ 敵訓惟曰汝汝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恭不

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

錄曰愚觀周公居東三年非親自監殷也

其東人懷之也則曰我觀之子衮衣繡裳

又曰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商民

於此蓋已知明德惟馨親見聖哲之人不

啻其感興也正以君陳孝友恭敬能法聖

人故命以從政而啓其見賢思齊之心成

王所以待君陳至矣非謂王化頑民不求

威猛剛克之夫而屬之孝友之君陳審如

是君臣之道狹矣

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我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

予曰有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紐于姦寃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爾無忌疾于頑無求備於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禍

錄曰愚觀成王之詔君陳而實以詔萬世也夫明德孝友為治之本也忠順寬和效治之用也苟於威福刑辟之間舉措忿疾之際或失則迎合或失則偏倚責人以所

不能率人以所不由取人以所不備凡此皆非盡善之道故悉舉而歷陳之而終歸於容忍大德焉是時成王春秋鼎盛所患不能忍不能容耳而能舉以詔人則必能自勉矣不然予曰辟莫爾勿辟予曰宥

莫爾勿宥而反以止辟耶

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肅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

綏定厥家茲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勩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

仰成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執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并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責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茲惟周公

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於小子永膺多福
錄曰愚觀保釐之命非止為殷之頑民也蓋成王之制中分天下主以二伯自陝以

東周公主之代之者君陳也又代之者畢公也故即位之時常率東方諸侯入應門若矣其命之者非始往也王新即位必有告命之詞而召公為西伯獨無者豈以自相天子或史闕之歟未可知也其曰茲殷頑民者原其始也曰商俗殷士者周人每事監殷豈但告命之詞哉其作詩皆曰殷士膚敏有商孫子是也其曰旌別淑慝彰善癉惡乃為國本務非孜孜於殷亦非謂周公茲殷為謹厥始君陳有容而和厥中

至是始可以旌別淑慝皆註者不違經文大旨徒以茲殷頑民洛邑一方為主意遂使保釐之大意皆為化殷之偏詞非康王垂拱仰成之遺則也惟泥於一偏故凡註四方無虞以康四海澤潤生民四夷咸賴

虞珠增窒碍讀者所當致思也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敏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侈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

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千何其訓

錄曰愚觀成王之戒殷士何其切切我夫令聞廣譽施于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鄭子臧之歸冠楚得臣之纓玉皆以惡絲也不特此爾甘食之性妖艷之風沉湎之

怨黷貨之情勢所必至弟以詞命之重不得以狎姦然之故祗以服美為言耳嗚呼三代且然况後世乎此不伎不求所以難乎其選也

君牙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

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績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

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難哉思其難以圖其易民乃寧嗚呼丕顯敷文王謨丕承我武王烈佑咨我後人咸以正罔缺錄曰此穆王也夫子豈與之歟曰非也臣

觀先朝之時非無車轍馬跡也而公私之途嘗分為二道是故綱紀法度刑政禮樂大公之選也盤樂遊觀聲色貨利已私之奉也公固不得以廢私私亦不得以害公二者常並行而不悖故不至於亂也夫子

不云乎仲叔圍治賓客王孫賈治重祿夫如是美其喪向使穆王逞其私智不以君牙為司徒而以造父為心膂五教五典混為一途君子小人並於樞要則小民之怨咎孰與之圖文武之謨訓孰與之紹哉聖

人列之於經正以見典常之不可紊綱紀之不可缺其旨深矣罔命王若曰伯罔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林揚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

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減下民祗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絕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

乃后德交修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檢人充耳目之官迎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瘼厥官惟爾大弗克祗

厥辟惟予汝辜錄曰此僕正也見於周禮皆士人之職王所與朝夕遊宴左右進退之不離也其屬有祭僕所與供祀錄僕所與寢與戎僕所與御戎齊僕所與掌輅得其人則薰陶漸染納於善而不知不得其人則邪媚警惑

入於惡而罔覺自後世專用宦寺溺近親幸而無官守言責故惟務巧言令色便辟側媚獻諛啟寵崇貨納賂此於三代之時史臣逆知其端雖以命伯罔實以訓萬世

也豈待亂本已成而後其弊方彰乎又曰二篇之書先儒謂當時仁人君子修詞立誠以勸勵其臣正所以感動王也今觀一則曰厥后自聖二則曰惟貨其吉茲二言者受病之根也夫穆王豈曠曠於人

下者其馳騁放肆必以堯舜方自居
拒諫飾非必以禹湯賢聖自任不違寢處
必以文武憂勤自解然後恣意行之而無
所忌憚夫侈心既生國誰與足此呂刑一
書始終以贖罪為言當時之重貨可知矣

而倦倦以繩紆糾繆望其僕臣便辟側媚
戒其耳目可謂善諷其君者矣不知伯問
聽之可以為解乎其將自任乎吾不得而
知則亦無得而辜矣

國語穆王將征大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

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
玩玩則無震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
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
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長威故能保
世以滋大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
侯衛實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
服者祀賓服者饗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
月祀時饗歲貢終王先之訓也有不祭則修
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饗則修文有不貢則
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

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饗讓不貢告
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
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
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以是
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

附五

大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子必以不饗征
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
乎吾聞夫大戎樹惇能師德而守終純固
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
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錄曰此幽王與紂之漸也夫履霜堅冰由
非一日穆之於康一再世耳文武之澤方
隆太平之基不墜最爾大戎何足畏哉而
不知蜂蠶之毒釀成滔天之禍宗周淪陷
實肇於此國語之托始亦猶夫子之意也
以是為防猶有無故而主圖燕之議遂致
靖康之禍者有漫然而興北伐之師率貽
厓山之憂者孟子不云乎國必自伐而後
人伐之其諸權德不觀兵之謂歟
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

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
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
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
大難以是教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專利
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

附五

猶曰怵惕懼怨之來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
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
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為卿士諸侯不饗王流
于流

錄曰夫利何以能卑王室乎周之興也一

則曰散鹿臺之財二則曰鑿鉅橋之粟而
海內向風幾致刑措民到于今稱之及其
衰也曰惟貨其吉曰惟訖于富而王人漸
微幾於列國至此下堂見諸侯矣芮伯之
言切近之殷鑒歟雖然後之大聖大賢若
子罕言利曾子以義為利孟子何必曰利
其意合其旨同以世降道陵人懷私欲乃
有良夫其人信哉文武之道未墜于地所
以雖有夷厲幽平之難未若頭會箕歛之
竟亡也

詩凡伯刺厲王曰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出話不然為猶不遠靡盬管不實於夏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惺矣民之莫矣我維異寧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

謂我言維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天之方虐無然詭譎老夫灌灌小子躑躑匪我言老爾用憂譎多將煬煬不可救藥天之方儋無為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斃屎則莫我敢瘞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天之牖民如嚚如荒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錄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靈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

爾出王昊天曰且及爾將行錄曰夫所謂之反者蓋明明在下赫赫在上者常也上帝板板下民卒瘁者反也方難也方蹶也方儋也方儋也天之怒未久也憲憲也泄泄也詭譎也躑躑也始之意

怠玩悅從也蓋人之常情無深長之見遠大之謀其心自以無復聖人未見可畏方且安於苟且而不自知使能輔之以嚴憚匡之以正直則必有以格其妄誕之心輕躁之習辭輯而慄庶幾有瘳爾惟夫小人

不以大言欺之則以諛言毗之夫是其心始放欺天罔人無所不至然後詭隨無良之人入而寇虐無畏之行作善人不得有所為而民之愁苦極矣此原其始而言也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文王

曰咨咨女殷商曾是疆禦曾是楛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朕天降陷德女喪是力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疆禦多慙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屈靡究文王曰咨咨女

殷商女魚然于中國欽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仰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涵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蟴如沸如羹小大近喪

人尚乎由行內巽于中國單及鬼方文王曰咨咨女商匪上帝不時廢不用舊維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亦有人言顛沛之揭茲謀亦有害本寬先撥救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錄曰此要其終而言也夫仁暴之相去遠矣然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而未流遂至於魚然內巽蜩蟴沸美孔子不云乎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是時法度世臣自周召而下茅與凡苻與祭皆與國同休戚者也其號不得不深痛不得不切故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千古之下益不再三嗟嘆

周宣王內有撥亂之志過災而懼側身修行欲消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仍叙作詩美之曰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躒饑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主璧既卒寧莫我聽早既太甚臨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其瘞靡

(1037) A B U - 6

神不宗后稷不充上帝不臨耗數下土寧丁
我躬早既大甚則不可推競競業業如寔如
雷周餘黎民靡有子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
胡不相畏先祖于摧早既大甚則不可涸赫
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群公

府五

上

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惠予早既大
甚滌滌山川旱寇為虐如燠如焚我心懼暑
憂心如重群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靈
俾我遯早既大甚颯颯去胡靈瘴我以早
惜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
則不我虞敢恭明神宜無悔怒早既大甚散
無友紀鞠我庶正疚我眾率趣馬師氏膳夫
左右靡人不周無不佽瞻仰昊天云如何
望瞻仰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益羸
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我以戾庶正瞻

仰昊天易惠其靈

錄曰此宣王中興之本也夫視民如傷文
祖之實心也夫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
民同禮之實事也以實心求實事安得不
兢兢業業如燠如焚乎此見先王不以常

數為解不以冥漠為辭而必以身當之然
後鞠我庶正疚我眾率靡人不周無不能
止一有懈急之心吾見三事大夫莫肯夙
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又安能以定眾正
乎然則漢武帝水旱常教之言宗神宗天

府五

上

變不足畏之說皆其自悞非人悞之也嗚
呼執熱而不濯者無已時也遇災而知懼
者不旋踵也此蹶然顛撥與勃然中興不
可同語也夫

周室中衰萬民離散而宣王能勞來還定安
集之流民喜之而作詩曰鴻鴈于飛肅肅其
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
則劬勞其究安宅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
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錄曰此宣王中興之政也夫有憂勤惕厲
之心而後有勞來安集之政小雅之先六
月功之首也斯錄之及鴻鴈義之景也與
民亦勞止蠲蠲涕洟者異矣
大夫刺幽王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

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
靡憂以瘁父母生我胡俾我痛不自我先不
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
有悔憂心惛惛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
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
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謂山
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靈莫之懲召彼故
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謂天
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躋誰號斯
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蜴瞻彼阪田
有覓其特天之机我如不我克被求我則如
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心之憂矣如或
結之今茲之正胡為厲矣燎之方揚靈或滅
之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終其永懷又窘陰雨

府五

古

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爾載將伯助予無
棄爾輔員于爾福憂爾爾備不輸爾載終輸
絕險曾是不意魚在于沼亦匪克樂爾維伏
矣亦孔之昭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政有旨
酒又有嘉穀洽比其隣昏烟孔云念我獨兮

憂心慙慙此彼有屋菽藜方有殺民今之無祿天天是慘舒矣富人哀此憫獨

錄曰板蕩之所謂憂遺告之時也此詩之所謂憂忘予之時也桑柔之所謂滅亂生之日也此詩之所謂滅傾城之日也蓋厲

惟貪暴至幽後以淫德極之此所以局天踏地而若無所容乎抑此詩既以褒叙犯罪人又以臣僕犯其諱尚不以誹謗妖言罪之使無骨肉之變犬戎之禍未可必也奈何輻敗輪折竟莫之止天之仁愛卒無

以勝人之昏惑也豈不哀哉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滅燂燂震電

府五

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惜莫懲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冢伯為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馭維趣馬橋維師氏豔妻煽方處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徹我墻屋田卒汙萊

曰予不戢禮則然矣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曹侯多藏不憚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龜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置置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悠悠我里亦孔之瘁四方有羨

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傲我友自逸

錄曰按周禮三公論道六卿分職未有所謂相臣也幽王於六卿之外更為都官以總六官之事非相臣而何以皇父一人而

變亂成法遂致日食之變且於純陽之月焉蓋幽王昏德不振加失於小民致土木私興而不息群臣朋比以相從國之危亡能幾何哉嗚呼厲王之時典刑未廢幽王之世一老不遺厲王之時專利在已幽王之世封殖自人此王身致亂雖同而王室存亡各異歟

周室東遷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為木黍燬宗社之傾覆傍徨不忍去作詩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

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錄曰夫子於春秋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與詩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有以異乎曰無以

異也夫東遷之變非小變也以天王則被弑以臣子則被辱以社稷則被殘以宗廟則被毀自開關以來未始有之大變也而當時付之不問君安於事仇臣安於忍耻天地閉而不知闢人心亡而不知啓彼宜

不觀黍之離離而謂我何求哉蓋以傷王政之不綱懼天討之遂廢是以欲進而不能前也其知我者謂我見黍離而感嘆觀宮廟而興悲不知我者謂我以一大夫而昌膺存亡之運過計宗社之規思欲為其

所難為効其所難効故曰謂我何求然其實不可頃刻而忘於懷也故復呼天而嘆其其嘆非為已求非出位吾夫子刪詩之時深契其意故亦云然以見春秋之不可已亦大夫行邁之不可遏也其旨深矣

春秋魯隱公元年春王正月

錄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所以教天下萬世之義也而義何自而托始乎是時王者不作諸侯放恣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是故諸侯各紀其年不奉天子之正朔

府五

七

矣列國各書其事不遵王者之無外美此何等時也邵子曰五霸之時如冬如冬者地氣不升天氣不降閉塞而成抑何以望其復春耶雖以子貢之賢智尚欲去告朔之餼羊夫子告之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是禮也中國所以不類於夷狄不道所以不同於禽獸何也夷狄不知有君禽獸不知有春可以人而不如之哉正次王王次春凜乎大一統之旨犯之者不赦之誅也借之者不避之罪也綱常正而體統尊人紀立而禮義出君臣大義與天地並存而不失矣

弘道錄

弘道錄

府六

義

君臣之義

史記漢王南渡平陰津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

府六

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眾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於是王為義帝發喪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今項羽放殺之寡人親

為發喪兵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錄曰此有漢四百二十年之天下其宏綱大義昭如日星者端在此舉惜乎元功之次不及錄之遂使新城之名泯泯以至於

今也惜哉

又曰漢昭烈之不能混一也宜其夫兵出無名事故不成名其為賊敵乃可服比萬世之大計天下之大數也項之與曹聲勢後先相望邦之與備當時俱為不敵也邦

能名羽為賊而備不能聲揀之罪何耶夫君與后義相等倫方操弑伏后之時備果能倡明大義傳檄天下發喪制服正其大逆之罪明其無赦之誅然後與兵討伐天下之不響應曹氏之不歛手者幾希矣此

祖孫之一轍也不知出此而董承者區區以帝衣帶中密詔與備謀誅曹操為言嗚呼密之云然宜為人上之語然則三國之董異於新城之董明矣雖然承無足責當時法正號為能正諫孔明號為知大體

顧乃昧於機會徒以漢賊之言表於散關之疏亦無益矣至朱子之修綱目明書殺后其義始明豈非千古之遺恨哉漢書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

府六

二

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倉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鈇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矣

錄曰夫所謂規摹弘遠者蓋鑒于秦與新